

# 腋臭的中医药治疗进展

李姝雨<sup>1,2</sup>, 温涛<sup>2</sup>, 周刚<sup>1,2\*</sup>

<sup>1</sup>三峡大学医学院, 湖北 宜昌

<sup>2</sup>三峡大学中医临床医学院/宜昌市中医医院, 湖北 宜昌

收稿日期: 2022年1月7日; 录用日期: 2022年2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2年3月8日

## 摘要

腋臭属于皮肤科常见疾病, 主要见于青壮年, 该病对机体健康没有明显影响, 但腋部释放出的特殊臭味影响着患者社会生活, 甚至心理健康。然而, 目前关于腋臭的治疗无标准而确切的根治方法。本文对近25年关于腋臭的中医药内、外治疗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 旨在找出较为理想、可行性高的治疗方法。

## 关键词

腋臭, 狐臭, 中医药, 外治

# Prog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Osmidrosis

Shuyu Li<sup>1,2</sup>, Tao Wen<sup>2</sup>, Gang Zhou<sup>1,2\*</sup>

<sup>1</sup>Medical College of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Hubei

<sup>2</sup>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Three Gorges University/Yichang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Yichang Hubei

Received: Jan. 7<sup>th</sup>, 2022; accepted: Feb. 24<sup>th</sup>, 2022; published: Mar. 8<sup>th</sup>, 2022

## Abstract

Osmidrosis is a common disease in dermatology, mainly found in young adults. The disease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health of the body, but the special odor released from the axilla affects the social life and even mental health of the patient. However, there is no standard and definitive cure for osmidrosis.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ideal and feasible treatment metho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literatures abo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osmidrosis in recent 25 years.

\*通讯作者。

## Keywords

### Osmidrosis, Bromhidrosi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reatment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腋臭即腋下臭汗症，俗称狐臭、体气、漏液等，最早以“腋下狐臭”之名见于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医众多古籍对其均有记载，如《黄帝内经》谓其为“肝有邪，其气留于两腋”；《诸病源候论》述该病病因“气血不和，为风邪所搏，津液蕴瘀”“体气不和，使精液杂秽，故令身体臭”；《杂病源流犀浊》有言“腋臭，先天湿郁病也”等等。传统医学认为腋臭病因主要为先天禀赋不足、湿热郁于腋下；现代医学认为基因、性激素、神经调节、饮食在腋臭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1]。腋臭在汉族人中发病率约为4.56%~6.41% [2]，随着现今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生活质量和个人形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腋臭开始受到更多的重视。当前该病的主要治疗方法是通过手术清除腋窝大汗腺达到治疗目的，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包括手术治疗、电针治疗、注射治疗、外搽治疗等，但没有绝对的最理想的根治方法[3]。中医药相较于清除大汗腺治疗腋臭副作用小、复发率低，现总结如下。

## 2. 中药内服

孙玉信[4]接诊一患，患者就诊时49岁，主诉体臭30余年，曾久居潮湿之地，辨证为脾肾两虚，湿浊内阻，治疗以六味地黄汤加减，处方主以：生地黄20g，山萸肉10g，茯苓30g，牡丹皮10g，生山药30g，泽泻10g，枸杞子10g，焦山楂10g，藿香10g，佩兰10g，随患者症状变化在前方基础上稍加减，共80余剂药毕，诉体臭病愈。

刘亚峰[5]运用经方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治疗一例黄汗患者，因黄汗与狐臭的产生，都与湿热密切相关，该患在治疗过程中多年狐臭意外缓解。

顾国山[6]治疗一例湿热型臭汗患者，患者就诊时43岁，北方人，因去南方出差，导致多汗伴全身多处臭味明显1月余，处以普济消毒丹加减：滑石粉30g，茵陈25g，黄芩20g，石菖蒲15g，白木通15g，白豆蔻12g，藿香叶12g，佩兰7g，赤芍7g，粉丹皮10g，柴胡6g，甘草5g，两剂后症状大减，四剂告愈。

可见，临床中中药口服治疗腋臭，辨证多与湿邪有关。或因湿邪侵袭入体化热，湿热浸淫所致腋下臭秽；或素体脾虚，脾失健运，湿浊内阻而生异味，治法治则离不开燥湿、化湿、祛湿之类。检索到的临床案例有限，暂时无法统计出使用频率较高的药味，还需根据患者病因及就诊时表现的其他症状，四诊合参，辨证论治。经中药口服，患者湿邪内蕴之“本”得到改变后，体臭之“标”必然能够改善，且理论上不易复发。

## 3. 中药外治

樊一桦[7]根据《丹溪心法·拾遗杂论九十九》狐臭相关记载，自拟“七物祛臭散”，含皂角200g(打细粉，单包)，紫硃砂、密陀僧、明矾、铜青、白附子、辰砂各50g，6味药混合打粉，每晚皂角水洗净

腋部后外敷，次日早拆下，疗程 15 日内为限，临床收效可观。

罗涛[8]通过分析中医古籍内 70 首外治狐臭古方用药规律，得出结论狐臭外用药物以矿物类药物为主，且高频次药物(例白矾、胡粉、石灰、青木香等)多有清热解毒、燥湿、杀虫等之功效，此外剂型以粉剂为主，治疗方法以促进局部皮肤血液循环为主。

柴林巧[9]报道中药无名异(英文: Pyrolusite)，又名炉先生、黑石子、秃子等，对狐臭有治愈作用，具体用法未见说明。

兰德正[10]使用医院研制制剂“祛臭散”(密陀僧 400 g，枯矾 250 g，白帆 50 g，乌洛托品 200 g，硫酸锌 100 g)外用治疗腋臭，对照组用新铝洗剂涂抹，两组均每日 2~3 次作用于腋下，两周为一个疗程，结果显示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祛臭散”疗效明显优于新铝洗剂。

万辉勤[11]使用自制狐臭清液(白芷、蛇床子、枯矾、冰片等粉碎，于酒精混合组成)，治疗腋臭 150 例，显效 103 例，总有效率达 100%。

林中[12]以治疗组自拟外用方红僧爽腋粉(由公丁香 10 g，小茴香 10 g，红升丹 15 g，石膏 25 g，硫磺 15 g，滑石 15 g，密陀僧 25 g，枯矾 25 g 组成)与对照组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配方狐臭粉(氧化镁 10 g，淀粉 1.7 g，碳酸氢钠 32 g，熏衣草油 0.3 mL，滑石粉 100 g)对比，治疗组 216 例治愈，治愈率 100%，对照组治愈 26 例，占 36.11%，两组疗效经卡方检验，有显著性差异( $P < 0.01$ )，证明红僧爽腋粉治疗腋臭疗效明显优于狐臭粉。

吴良春[13]使用中药外用验方 2 则，枯矾 30 g，轻粉 10 g，滑石粉 15 g，研细末，每晚外扑腋窝；密陀僧研粉，加热后涂搽腋下。

马岳青[14]以三仙丹 30 g，石膏 30 g，滑石粉 30 g，明矾 50 g，丁香、白芷、益智仁、零陵香各 20 g，研末外搽于干净腋部，坚持月余，可望告愈。

武际富[15]以中药古验方制剂腋馥康涂搽治疗狐臭，一周显效率达 20%，两周达 45%，三周达 91%，复发率低，收效显著。

杨正勇[16]用蜘蛛散(蜘蛛 1 只，轻粉 3 g)涂搽治疗狐臭 14 例，轻重者 2~7 日均见良效，疗效确切。

赵明[17]采用自拟“狐臭灵药水”(公丁香 15 g，白芷 20 g，冰片 3 g，尖头小红椒 15 g，50%酒精 200 ml)，外擦于洗净后的腋部，治疗狐臭 20 例，痊愈 8 例，显效 11 例，有效 1 例，有效率达 100%。

刘建英[18]拟中药外用验方三则，一以甘松 10 g，白芷 12 g，佩兰 6 g，水 1000 ml 煎煮去渣，待温频洗腋下，每日 1 次，7 天为 1 个疗程；二以石菖蒲 15 g，公丁香、母丁香各 3 g，水 1000 ml 煮沸，待温每晚睡前洗患处，每日 1 次，7 天为 1 个疗程；三以冰片 3 g，溶解于 20 ml 50%酒精中，先用肥皂水洗净腋部，擦干，再上药液，10 天为 1 个疗程。

施赛珠[19]采用中药外治，以辛夷、川芎、细辛、杜衡、藁本各等分，捣碎浸泡于适量老陈醋中一夜，临睡前敷于干净的腋窝，第二天晨起洗去；或以雄黄、密陀僧各 30 g，枯矾、樟脑各 15 g，轻粉、冰片各 5 g，共为细末，浸于 250 ml 75%酒精中密封一周，日 3~5 次涂抹于干净腋部，用药 7~10 天。

中药外治能检索到的文献数量明显较多，可见，中医外治法治疗腋臭临床应用较内治法更为多见。总的来说，中药外治治疗腋臭多以粉剂、散剂为主，或研细末调膏，临睡前外敷于腋处，配合汤药外洗。常用药物以矿物类多见，如白矾、雄黄、密陀僧等。疗程 2 周左右，多于治疗 1 周内即可见效。但复发率有待考证。

## 4. 讨论

西医治疗腋臭以手术清除腋部大汗腺、破坏腋窝顶泌汗腺为主，存在可能影响腋窝皮肤血供、导致皮肤萎缩、瘢痕增生、切口不愈合的弊端，手术切除不净也直接影响腋臭的复发。相较于西医，中医治

疗腋臭副作用低, 使用简便, 且复发率低。中药内服治疗腋臭具有特异性, 以辨证论治为主, 根据患者主证, 结合兼证, 判断证型, 确定用方, 方证对应, 则效佳病愈。不足的是, 中药内服该病疗程较长, 以治“本”为目的, 腋下异味往往随体质改变逐渐缓解。相较于中医内治, 中医药治疗腋臭总体以外治法居多, 有见效更快的特点, 大部分以解毒杀虫、清热燥湿药物制成粉剂, 附着于洗净后的腋部, 用药 7~15 天收效。不足的是, 中药外治以矿物类药物多见, 运用药物或有毒性, 不可长期使用。笔者认为, 临床上腋臭的治疗可将中药口服及外治法相结合, 标本兼治, 才能更有效地降低复发率, 解决病人的痛苦。本文旨在找出较为理想、可行性高的腋臭的中医治疗方法, 但基于支持案例及文献较少, 且缺乏标准而统一的治疗方法, 尚不能直接利于腋臭的临床诊治, 而这些不足也正是该病治疗的未来发展方向。随着社会发展, 人们对生活质量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腋臭也变成了临床亟待解决的课题, 为攻克这一临床难题, 我们祖国医学临床工作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基金项目

宜昌市科学技术局专项基金(A20-2-038); 宜昌市中医医院 2019 年科研立项基金(zyky201904); 三峡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金(SDYJ202022)。

## 参考文献

- [1] 朱喆辰, 章宏伟. 腋臭发病机制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 医学研究生学报, 2014, 27(8): 881-883. <https://doi.org/10.16571/j.cnki.1008-8199.2014.08.029>
- [2] 梅小霞, 刘文飞, 杨思奋. 腋臭的优化治疗研究进展[J]. 感染、炎症、修复, 2020, 21(1): 55-57.
- [3] 容勇贤, 岑茂良. 腋臭的治疗进展[J]. 中国美容医学, 2016, 25(4): 98-100. <https://doi.org/10.15909/j.cnki.cn61-1347/r.001124>
- [4] 刘亚辉, 柴小涵, 高青. 孙玉信教授从脾肾论治 30 年全身体臭验案 1 则[J]. 国医论坛, 2017, 32(6): 55. <https://doi.org/10.13913/j.cnki.41-1110/r.2017.06.030>
- [5] 王博, 刘亚峰, 翟慕东. 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治疗狐臭的机理探析[J]. 光明中医, 2008(2): 227-228.
- [6] 顾国山, 赵广文. 普济消毒丹加减治愈湿热型臭汗[J]. 黑龙江中医药, 2004(1): 24.
- [7] 樊一桦, 谷鑫桂, 孟向文, 田蓉. 运用名医古方治疗狐臭 7 例所感[J].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36(1): 68-70.
- [8] 罗涛, 周创, 周继刚, 贺海波. 狐臭外用古方用药分析[J]. 中医学报, 2015, 30(3): 460-462. <https://doi.org/10.16368/j.issn.1674-8999.2015.03.157>
- [9] 柴林巧, 孙燕萍, 王科钦, 姚默, 李文婧, 张洁, 巩江, 倪士峰. 无名异药学研究概况[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2, 14(6): 59-61. <https://doi.org/10.13194/j.jlunivtcm.2012.06.61.chailq.087>
- [10] 兰德正. 祛臭散的研制与治疗腋臭、脚臭疗效观察[J]. 齐鲁药事, 2011, 30(5): 283-284.
- [11] 万辉勤. 狐臭清治疗腋臭临床观察[J]. 黑龙江中医药, 2010, 39(2): 21.
- [12] 林中. 红僧爽腋粉治疗腋臭 216 例[J]. 中医外治杂志, 2009, 18(3): 24-25.
- [13] 吴良春. 治狐臭验方 4 则[J]. 农村新技术, 2009(8): 47.
- [14] 马岳青. 不手术治狐臭[J]. 中医外治杂志, 1996(5): 46.
- [15] 武际富, 施惠琼, 刘向阳, 刘峰, 武弋云. 中药古验方(腋馥康)治疗“狐臭”临床观察[J]. 西南国防医药, 1996(4): 237-238.
- [16] 杨正勇. 蜘蛛散外用治疗狐臭经验介绍[J].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1996(1): 9. <https://doi.org/10.16588/j.cnki.issn1002-1108.1996.01.047>
- [17] 赵明. 狐臭灵药水治疗狐臭 20 例[J]. 中医外治杂志, 1996, 5(4): 43.
- [18] 刘建英. 狐臭验方[N]. 中国中医药报, 2006-05-24(006).
- [19] 施赛珠. 外治法除狐臭[N]. 上海中医药报, 2003-08-30(006).